

肆買菜豆救療未回聞外間擊戶妻使婢問為誰曰來尋陳都院婢覺有異應之曰已去州衙了其人言只教小娘一出未有  
一段話要說婢又問爾是何人曰我即鄰側槐娘也婢曰娘子  
一夜擾々恰方得睡不可喚起有話但與我說其人言知小一  
哥錯喫了葉被毒我欲別為添藥陳在房息聆得往復語話密  
起使婢窺于門隙見一人身披白服四膝顫掉如屏水之声婢  
惧以擔紫撐門々外又有人云切不可開少頃僕至白服者竄  
入槐樹中遂不見此槐精屢書於策矣

### 劉和尚犬

鄱陽石陂村庵僧法希養一黃犬性極馴畫不傷人而夜吠甚  
警不食薑穢僧日以米一升作粥盛以瓦盆用竹篋子分畫為  
二戒之曰以供爾早晚同類喫犬奉約甚謹更不敢過累歲如  
一慶元元年七月忽因早餐誤侵一角僧拈柴杖擊之且罵責  
不置犬舍之而走到夜不歸石陂村畔居者陳婆夢婦人者黃  
衫來相見問為誰曰我是庵內劉和尚之母為生前有罪受罰  
入畜類兒子將百五十錢買我侍養十年偶昨朝食粥過多被  
見打詈思之悶絕無處理訴已自投溺于池特來說過煩老人  
到明兒子使他知陳婆駭怖而覺旦以告僧即領詣池打撈漉  
果得大尸哭而收斂誦經備理埋于故母墓

### 宜城客

襄陽宜城劉三客本富室知書以慶元三年八月往西蜀作商  
所齊財貨數千緡抵閬下立里間喜其山林秀粹疑為神僊洞  
府雖身作賈客而尚清虛之意甚切欲深入游眺置橐裝于外  
挾五僕皆往約行十里前望似有石碑視之但刻二十字曰十

口尚無聲莫下土非輕反犬肩爪走那知米畔青其指意明白  
易曉正惶惑間逢樵夫執斧負薪謳歌而至異而揖之樵曰彼  
中非善地不可久駐刈曰何謂也樵曰曾讀碑記乎緣向來鬼  
魅縱橫欲傷人性命遂立石示人以暗包四字合成古墓狐精  
君當了然何不速反吾見之多矣不暇謂君說言畢不見劉恍  
若迷蒙尤不肯信又進數里許與十七八歲女子遇服布素之  
衣顏容閒雅誦一絕句音聲悲切云昨宵虛過了俄爾是今朝  
空有青春貌誰能伴阿嬌劉默念此女必亡夫婿在彼醮祭怨  
詞可傷遂而問其故至再三皆不答劉曰料必良人家女子既  
能吟咏想深通文墨隨和一詩挑之云夜夜棲涼枕朝朝拂冷  
衾眼前風景好誰肯話同心女即大笑曰上客高姓答以姓劉  
名輝字子昭女曰是我箇中人也遂邀轉山背得大宅梁棟宏

偉簾幙華紫婢妾佳麗成行置酒對飲命引五僕於別舍饌具  
亦腆益數酌之後天色歛昏女曰鴛衾久寂鳳枕長虛今宵得  
侍劉郎真為天幸請締一夕夫婦一好可乎劉對曰正所願于  
是携手入室驩合極意酒醒遲明乃卧一墓上草業內僕跼伏  
右畔小穴中方知正隨狐崇賴性命不遭傷害耳

### 許穎貴人

許穎間貴人不欲顯名生時以嚴刻著既沒四十年其孫女有嫁

為泉州趙氏婦者病昏厥經夕方醒言被引詣大宮室見翁在  
殿上正坐侍妾數十人執樂環列私自嘆羨念其在此窮富極  
貴而身後尚爾可謂大福趨進道安止且問翁翁何以在此此  
是甚處翁未及答一吏拱揖於前曰時節到翁慘然隨以行入  
墨暗一室獲湯滾沸便利去衣服又向其間叫苦之聲移時乃

息旋又出之赫然一爛軀肌肉糜潰覆以錦被良久揭視已一切如初復導去元坐處席未暇暖又報時節到一日之間若是者四五追吏引我還我往哭別但云我日日受此惡境界汝歸家旦夕營功果救我女疾既平告其夫隨力為薦冥塗後亦不復愛予頃得此說于趙季和不曾即紀錄今猶記其大畧類乙志內李孝壽也

危病不藥愈

凡人病困固仰醫藥亦有出人意表元非所料而獲愈者鄱陽王大辨痢疾七晝夜聞粥餌向口則先嘔惡年齡既高瘦至骨立困卧簾下聽市童叫子姜牙偶欲之即買小楮見之則喜拜淡醋汁食之盡俄思粥痢自此止張刻二子和哥年十二歲病禁口痢初時猶以雪糕糕作細圓使吞嚥久又不能僅吸少稀

飲經歲半父母度無痊理欲其死而奄、獨活一夜風雨作捫壁起開門便溺其門無樞曰但用一擔撐柱及還推閉不謹為所壓呼痛乞救父不問母出觀之云被門扇倒末身上遭一跌驚殺我且與此湯飲接氣家貧無宿粒鄰人與之遂求米糝充餓明旦積痾失去今以卜術贍生李皮匠妻腹脹急如鼓聞三年招醫十數皆指言盡由血凝治之弗効日以羸弱扶杖始移步夫甚嫌惡焉所居新橋湖畔就虛板上為廁嘗以昏黑登溷忽覺墜下一物如塊囊連聲喚人夜起取火來照圈之以索挂於水濱明日起視之每滴如散油然腹遂消累歲月後肌肉充肥翻勝于未病王儂壇民夏伯恭苦外痔因在廁為贖質者推落蓬沓所驚痔出而不收宛轉牀上汁有餘日夜黃裳置小杌於牀方踞坐故失脚就倒夏駭而欲興手已縮入

建昌道店

趙彥珍自鄱陽往江西至建昌境暮投民居庭戶極迫窄埃塵不掃主人乃屠者為不得已之狀留使宿引入一室門扇皆朽替開闔且無油點照趙與同行余二秀才及一擔僕共處余路地下有穴可六七寸闊以杖探之杳然深黑而其底鏗勻有聲疑非佳處寢榻上鋪板閣露一圓竅趙登榻仰窺之連接三間外乃有燈光猶用為怪不敢寢取隨身柳栗杖置于側捲藏案羅衫柱據思所以脫危棧之策盡放兩籠擊碎陶器十餘箇曳僕出痛箠主人家聞叫呶走問其故曰我是箇窮漢親戚情帶必信物與城中官員此僕貪喫酒一路撞磕大半壞了也不知教我將何物陪填主人顧妻子頗慘恨勸使釋僕趙歸舍舉牀拒戶展轉到曉告去前人云彼屠尋常多殺害行旅同客熟睡則泛高以矛堪其腹死則推陷穴中吞畧衣裝續刻向為哺售於墻落知趙必有備乃得全生

鄂州于通判

湖北轉運主管異與周梓彥廣行郎之子也生於紹興壬子以紹熙癸丑卒於鄂州官舍通判昆陵于倣與之同歲竊以為憂親朋多勸釋之謂人同年同月同日生而不同時則五行休咎便別况于泛泛同庚申倣終以不解復州教授陳方先生一年因來考秋舉倣益試殊相契合是歲四月再到鄂延致款語之次忽顧其子曰我覺背上痒不可忍可一觀之子揭衣揖陳共視當中腫起如胡桃急呼瘍醫猶話談自若醫至已如扇大驚曰疾勢之來不啻風雨比非砭藥所及唯著艾乃可耳即命搗蒜艾鋪四傍裁於滿背迨火盡腫定而醫者軍中武士習技麓

猛所灸處太闊火瘡遂大作不可收斂不三日竟亡做家富好  
餌金丹面色常黑故瘡毒之發其捷酷如此

知命先生

晉陵胡儔友直乾道七年二月儺州人霍氏屋居三板橋下時  
以被命守荆門代者梅世昌猶須次見任者馮忠加到任方一  
考胡從舍之初與館客對啜茶聞道人唱言看命其聲音極清  
使童邀入其人著黃道服戴青結巾項挂數珠手提棕履書云  
知命先生遇僊浮術遂評論五行最愛胡命云且長年匪晚合  
動胡荅以上待三年遠闕道人曰不是清明前五日則是後七  
日必動胡不敢信姑詢曰先生在那一個道堂安歇曰尋常性  
不喜喧雜只在東廟前何家店內酒吏告退再呼之不復見偏  
遣僕往兩邊脩巷尋訪并詣東廟求何氏元無此人也胡曰是

必異人知命與何店俱兩口得非呂公乎既果以清明前五日  
友人王惟官正邦報世昌改提轄左藏庫過節七日進奏官報  
忠嘉召赴闕二者差不一日於是證為呂公不疑明年秋在荆  
門將圖公像奉事雖衣冠皆可焉而貌難得也其全思念累久  
有一卒持復州守書至正一年卷軸未蓋呂公寫真畫如向時  
所觀其上有蘇魏公題字顧子端給事鎮南京日刻本也淳熙  
六年胡守滁陽因刊石于天慶觀自疏其事于下方

普照明顛

華亭縣普照寺僧惠明者常若失志恍惚語言無緒而信口談  
人災福一切多驗因目曰明顛未嘗睡眠通夕立于廊廡門倚  
柱嘯嘯審聽之多誦經文雖祈寒酷暑不度每入市唯曳裙跳  
足行步張皇或詣店鋪兀坐則其肆是日交易必獲利倍常故

皆喜其至若赴齋供得視施盡散諸小兒非其意所欲往雖加苛撓亦不肯小駐或遭值戲侮報以瓦石飛投畧無少傷好作偈頌間有達理處其末輒顛錯不可曉嘗遇手影戲者人請之占頌即把筆書云三尺生綃作戲臺全憑十指逞詼諧有時明月燈窓下一笑還從掌握末此篇蓋最佳者紹熙三年日本國番舶泛海距縣境已近值風波甚惡見一僧就地拾土塊揚擲風為帖息乃得艤泊又告之曰更宜且釘纜停待次日始可前進如其或果得便風後見之於道乃明顛也亟下拜相隨入寺願奉謝禮頌之茫然無領畧意客不敢強但持貨物回施常住設水陸供而去明至今尚存

何同叔游羅浮

乾道初何同叔以廣節度推官督賦思州因游羅浮逢一道人

與語良久殊為契合臨言去遂今日以後且領取三十年安樂授以心膂交感之法使水火既濟則常得無病仍令歲禮韓君丈人可預知死日又揣按骨法謂晚歲當遇至人何退抵冲虛觀詢道士遠所見何人房在何處皆曰無此人也而周行至黃野人祠堂驚曰此是也向氣幹瘦緊本自寡欲生於甲寅時年甫三十既遇黃君不復有苦疾慶元己巳歲入為太常少卿為同僚言此且云今已三十餘年來日定無多矣同僚曰公僂風道骨瞳子紺碧照人世間不能侵壽筭未易量也大見以太社今在寺預聞之親得其所書如此

鄂渚元大郎

水族中龜魚龜鼈遭罹罔苦而能託於夢寐以脫其死者見於傳記甚衆唯龜最多鄂州針工程一於慶元四年三月夢一丈

夫肥而黑自通為元大郎程妻室元氏也疑其姻戚近見之則歷懇言我一命只在朝夕君誠哀而救之度所費亦不多它日必將有上報及覺天已明方入市逢壯夫四輦扛巨龜赴屠肆凡重三百二十斤商則價為十三千常時才約定即便鬻割大率三日始竟程遽念昨夢語其人云我願依此價買幸勿遽殺旋歸家收拾貨物贖得之釋縛放諸江趙德勤在總衙聞遣人取視已無所及市民有仁心者相率裒錢以助乃獲一倍之贏所謂龜之圖報未知何日荆江別派亦有此物為害嘗覆大軍木網船統制官擇卒伍勇而善射者候伺其處一龜方廣丈許乘日光升沙渚暴甲為強弩所中眇其一目竄入水中因白大帥及荆府以派為禁江不許東西舟客去來使避衝突之禍前志郢一事亦然也

### 王樞密招鬼

王淵以建炎三年僉書樞密院死於苗劉之難骸骨不存及事寧詔令招鬼以葬官給其費而子弟懦弱久未得集王倫以僉書樞密留守東京死于虜在其後十二年尸柩不歸亦俾招鬼葬其子居宜興至紹興三十年始克作墓將以詰旦掩壙姻戚畢會天未明乃已有寘棺于中者驚問之則為淵家所據矣兩下爭聞於兵刃相格事聞於州縣皆知曲在淵家而其言曰彼此俱是刺墜資于國力用之何妨官司莫能決淵故部將多顯貴為之道地遂云淵既就寔豈宜復徙但命倫子別卜地而轉運司為主辨乃已兩人皆王氏皆為樞密皆不得死矣皆奉刺招鬼其家皆在宜興去淵之沒凡三十餘年家訟方起殆前未之聞也是歲予為禮部郎官韓子溫為屯田郎官正觀其事

興教寺僧

臨安西湖上興教寺一僧年方四十餘歲得頭軟之疾扶之則仰按之則俯擁之左則左移之右則右非它人運轉輒終日不動股足亦無力不能行也凡困頓踰月場二十醫皆以為中風天柱軟而投藥並不效中官王押班與之厚招京師人劉道中往視之劉探所用醫其技半出已上其半不如雖議論不相同而大較不過求之風證乃扣之曰師須記得緣何得此疾僧云去歲夏間以傷暑吐瀉餌來復丹兩服而愈思藥力之妙遂每日服百粒防疾再發百日不輟因不疾姑已之劉曰來復丹於劫病誠有功在法只宜兩服蓋其品劑有焰硝若積之五臟硝毒發作能令人骨軟師正坐此耳於是先為除去硝之留積別處調氣丸嘉禾散建中湯諸藥緩而解之不及一月復故劉之姪果說而不肯言去硝名品

毘林僧母

常州某寺長老年過五十事母孝謹家既無兼侍取置丈室一日稱暴亡時當暑月即治棺收歛舁致園僕之舍終夕修營哭泣將以翌早出殯寓客張推官自新安罷歸攜一娼女趙壽兒來趙有色藝張氏待之不能滿欲是夜忽失之以為逃去經廂官立賞捕緝其子弟云生僧日言徽州人與壽兒接談壽兒每以見僧母為詞徃省之意其竊去而詐云母亡耳後三日果有人告僧母元不死乃僧趨黃昏時候裝着壽兒就木然後呼作匠分付馬扣之如所言僧娼至郡庭太守莫伯虛囚諸獄荷枷掠訊僧受杖毀度牒為民壽兒乞免罪見報事樂籍中理椽以其勝諸妓亦為空請太守不聽竟捷之作僕輩連坐者十餘人



娼婦赴牙儂旋入一幕僚家後生男女三人終其身攝承中饋之職予在徽日熟識之

### 伊憲文命術

宣和中熙州永洛城寨卒吳祈因數與夏羗戰立功至指揮使所部兵坐不戰為寨主撻治祈天性寬仁御衆不尚威罰或有過失多全護之既反遭杖責頗羞憤值術士經由到門漫訪以年命亦姑欲陶寫抑鬱初無榮望也卦成術士曰君此去當發然所謂白骨封侯身後方貴祈笑而不信士問曰有子乎曰有兩子頗習學武藝遂出長子庚甲示之士驚曰貴不可言成活國功名異日當享王爵至肩次子又曰此猶勝前者生當封侯祈愈不信送之去回首言我姓伊名憲文河中府人隱居首陽山下今海內將亂吾不可以此善記吾言無忘忠孝祈竟以戰

歿二子延息得官長即玠官至使相死贈益王次即璘至太傅

新安郡王死追封信王祈累贈至太師極品

### 巴陵血光

建炎四年五月武陵陳莘叔尹自己陵舟過洞庭夜泊青草湖金堆岸是時兵戈震擾羣盜如蝟一更後鄰船聚話間遙望東北方火光亘天照耀湖心上一色皆謂岳州處又遭賊襲既而此光迤邐東南去明日商客蒞城內未言天上昨夜血光見方金屬犯湘沔北還而鍾相孔彥舟曹光火星劉超彭筠各擁衆數萬徧行寇毒一道生靈糜滅殆盡鍾相者邵陽人善咒水治病好作神語人呼為鍾顛又云鍾老佛時已昏耄特為其徒所愚弄遂據士大夫家伊氏女為妻未幾為彥舟所敗執其父母妻子彥舟詭言助順檻送長沙以明已功揭榜文曰天大聖

楚王鍾相偽皇后伊氏偽太子昂並陵遲處斬于攸縣餘黨楊  
公於兄弟最幼湖口人目為公子据龍陽瀕湖作過至紹興六  
年岳武穆公討平之妖沴之氣上千星象涉七年乃息

### 孫致思

江陵孫致思得之龍圖閣學士象叟之子也宣和中為鴻臚丞  
在京得風疾兩足具廢既歸鄉里當建炎擾亂潰兵李孝忠聚  
羣盜劫掠城市孫氏所蓄金帛已為先至者盡取繼者無以給  
其求舉刃欲斫之其一盜忽從中出救護曰此我舊主也不可  
殺皆捨去致思願救已者謝之且言恨抱病拜不得不知將軍  
為誰何處相識而一旦施仁恩如此其人叙陳本初乃龍圖通  
判衛州日虞候也又扶之下牀曰後隊至將放火定燒此屋須  
急避之引從後門出致思為怖不覺起行數年沉痾不藥而失

旋赴吏部參選施果二州通判而終

### 李昌貧言

隨州大洪山崇寧保壽禪院以奉玉泉祠之故受四遠供獻寺  
帑之富過於一州紹興二十年郡守李昌言資貧凡百須所仰  
盡取辦焉僧不堪命有靈濟菩薩道場者開山祖師也士民莫  
不施敬李獨慢侮之竟以罪罷歸荆山之松滋會江水暴漲家  
人奔徙以避李韜重頓多戀惜不能去縣官望水勢泛溢具舟  
往救李伏于屋梁上自言曰吾平昔所儲蓄者在是勅誥亦在  
是寧隨流而沒決不可捨俄有一籠浮出波面李顧舟人曰此  
吾勅誥也天寔昇我急取之既登舟猶疑異它篋盡出水忽泛  
後衝斷恰所據屋悉遭漂蕩李雖全家免葬魚腹而橐中至空  
空然數年間仕亦不遂而卒

武陵布龍帳

西北士大夫遭靖康之難多挈家南寓武陵建炎三年郡豪相率連籙大醮以祈福就天慶觀道堂設位父老鄭圓持水龍布帳展挂於堂中此帳本富人方十四郎家所藏有百年餘矣其後生理凌替田業財貨悉已蕩然於是典帳莫肯酬其直有蔣三郎者夜夢龍統庭柱驚起不寐旦而方生至門歎為神異以錢五百千贖之鄭圓借以供事香火未施堂上陰風振動燈俱滅坐立者毛髮寒聳舉体森顛亟命捲還之帳不知為何人所盡其神如此倘用之請雨當可立致今不審在亡也

弔州寺藏心木

弔州民葉氏祖墳在城東其傍崇寧寺謀建大華嚴藏工費鉅萬既已辦集唯思乏堅良之木以為藏心而葉氏莊院之前大桐樹其高七八丈堪應其須葉婿陳秀才因過沙頭市寺長老來訪燒香點茶起白之曰老僧之來他無所求願得此木以濟用陳許之但云方栽挿秧苗之時斫伐撻曳必將大損矣收獲畢功散不聽命長老曰既蒙尊諾自無慮即展搭坐具向空而作禮祝曰大風吹一樹萬木不同枝遂揖別而退至夜半顛風忽起桐連根拔仆之於閑地苗禾曾不少傷於是斲中幹為藏心餘枝柯為神像木色正赤有汗如血其後亦罹煨燼今報恩光孝禪寺即此剎也樹拔之後穉桐徧滿山谷老庄僕陳四翁言皆向來剎木梯所生者

宜都鐵冠

峽州宜都縣弓手向宥少年時為清江渡子遇一道人戴鐵冠容狀奇偉宥近而揖之即問曰汝欲如何變身名宥遇下無所

識知但日見其伍長為可慕答之曰願做一個頭目公人耳  
冠咨嗟嘆息又乃曰汝作公人到頭拜與縱言未來事其後歷  
歷皆驗既而能信口成小詩言談曼與惜別作尉及令者更教  
十無一人能稍加異顧老而罷役題詩於荆山鄉明月洞曰誤  
了先生三十春却來明月洞中尋如今却見先生面改了當初  
一片心是時蓋已悟矣好事者題其事於縣驛廳壁上

### 觀音寺道人

衡州栢坊渡觀音寺紹興末年有黃姓者用五更時登樓已聲  
鐘見兩道人于板上對奕暗中無所觀而爭戰甚酣意其異人  
叩頭求藥其一視之而笑授以一棋子使吞之驀然不見黃素  
不習此技自此高手無敵部使者兩臺臨治于衡聞而迎置公  
廨泛而學焉竟歲不能得其妙然比諸朋儕固已超絕及遣歸  
送以詩曰自有棋來不計年古今唯是說爭先箇中一著如教  
會殺盡三千與大千既還寺遂狂嗜酒年過八十乃終亦無  
他異

### 邛州僧

成都醫者劉翁來夷陵推官陳莘與之苙容因言邛州一僧事  
云有亡賴士人脅持誣以不軌僧下獄受鞠隨問即承獄官測  
其非本情也開以翻變之指訖無異詞聞者譁訟其冤獨郡守  
不察及赴刑入市殊無惧色對監刑兵官曰我聞僧人死必有  
偈頌少寬頃刻之期可乎監者曰云何僧曰我舉楊倩官人罵  
乃口占云宿業因緣人不知如今啐啄與同時今生歡喜償他  
了來世分明不欠伊夢幻色身泛敗壞閑田虛樹已生枝休休  
休也歸家去石女懷胎產一兒云是宣和間事也

岳陽稗松

岳州城南有呂僊翁詩所謂獨自行兮獨自坐無限世人不識我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僊過至建炎中松猶存紹興二十三年大風拔樹無數此松遂枯有道人適至折已仆一枝挿于傍咒曰彼處難安身移來這裏活自是日以暢茂即今稗松也道人者蓋翁云

白馬洞天

岳州綠羅市漁者張翁因往故里買舡蓬還至白馬渡烟浪晦翳孤舟滅跡兩岸人多識之驚呼云張翁落水死了且報其家妻子奔視以為溺死明日發哀招魂經四十九日命僧修設斷七道場翁忽自外歸顏容如平時喜笑自得妻問之荅云初舉棹抵渡恍然迷津不知為何處唯隱約見二釣舟前行隨之以追其一人謂我曰汝得無飢否即取小紙裹內信粟一撮置釜中挹水滿注拾燒殘斷薪一吹即燃頃刻湯沸香氣異常招我使食又曰豈不欲歸乎曰正所願因指諭曰彼此去到前面白浪處才聞水聲緊閉眼切不可回顧便可抵家矣如其言得歸始知誤入白馬洞天也知桃源觀道士朱洞真說

李主簿及第

澧州士人李蒙紹興十七年與辰沅靖州舉子會士於武陵未引保間夢省榜到省元曰李用之又有人從傍言曰只候舉使回明日急取家保狀改名用之先是蒙已而請文解其友謂之曰彥發已是得解舉人若更今名則遞捨前來舉數似為可惜蒙斷然不疑及秋闈揭榜用之預薦來春省試邊白侍郎方奉使金國歸遂知貢舉盡如其夢有種道人者善相留詩四句與

之云道成元未是再至却湏成但看西行日歸來一餉榮是歲  
於王佐榜登乙甲調潭州善化主簿之官三月而卒一餉榮之  
兆其亦淺矣

管先生祠

魏管輅本平原人今昂州永壽鄉周家市細草岡雙堰下有犬  
古松相傳為管輅之墓其側坡嶺上一祠堂榜曰管先生祠神  
位下一碑石文斷缺正叙譚縣尉夢事云譚長沙人在布衣時  
夢一大丈夫來訪曰吾姓管名輅所居在武陵為婦女當道妨  
礙出入君異日策名當仕于彼願為去之覺而異焉謹書于冊  
已而登第果注武陵尉既到邑未暇詢其所在因村民訖堰水  
不平縣請往定驗中道憇一祠宇見神象悚然蓋昔所見乃以  
其事審于里胥胥曰城下寄居朱推官壘女在此廟前相去極  
近於是為朱言之朱亦念其女冤靈必不安處遂徙于別地今  
不知幾何年也

屈老娘

武陵城東宋氏婦女產蓐所用乳醫曰屈老娘年已八十餘嘗  
以滿月洗兒宋氏姻眷咸在屈抱兒就塌盤坐凝然不動面色  
漸變視之已殂矣兒周晬後偏發風疹終夜常啼哭市有骷髏  
小者以二十錢往問之阿香烟上默禱來意即取幅紙書一詩  
曰課見時中有禍殃小兒紅點不成瘡欲知為祟何名字便是  
當年屈老娘亦可笑也

孟廣威獼猴

政和八年詔諸路各置武提刑一員孟廣威者便湖北官舍在  
武陵芙蓉館孟生陟人好養馬常蓄獼猴于外廐俗云與馬性

相宜其一最大類十歲壯兒陳萃推官祖宅切相鄰近家人當暑月納涼堂後夜下此猴項曳鐵索隔屏牆勃跳望陳氏婦女昂其陰嚙噴作聲有攫搏之意欲擊之慮或有傷必詒譴怒不敢禦捍但一家皆驚走自是無問晝夜齒斷索徧歷居人屋上往來瓦多破碎極因為苦孟未有見忽生男子求乳媪甚急責訊牙僧且須安質堪采躬者諸僧併力募訪得一人至之兩月嬰兒熟卧衆婢出宅後洗熨衣服乳媪聞之亦捨去獨寘兒于榻少選至歸房則兒項下流血死矣走告主母孟以為媪方盛年志在為姬侍不屑哺乳謀殺兒即縛送司理獄荷鞠慘楚不容自明竟引伏臨赴市願老僕鄧生言當向陰府與尔索命遂受斬刑有老僕鄧生者時親見其事云兒項下有爪甲痕故首為乳母所殺後老是時見一巨猫自房跳出而畏相勾牽不敢言思之乃是此猴兒未幾孟亦死武陵秋積回久雨禾稻生芳朽爛首尾三年人謂冤鬼所致案此媪捨繼祿嬰兒而出至於天喪不為無罪捷之足矣處以殊死寔為淫刑

吳長者

樂平故老吳曾字孝先素蘆重羨里社稱為長者嘗有異鄉客治旅邸置傘於房外遂失之來見吳曰微物不足惜但貯五通神象奉事多年一旦屬他人道塗無所依倚知公長者能為我訪索乎吳即為尋覓得其人贖以錢三百頃之反命或疑傘頗重吳口是乃神物所以顯靈耳衆既退持還客捧謝曰柄中實有金不意幾落他手願與公中分之吳曰是豈吾心哉君切勿言將使貪夫起不義之惡乃辭去數年後復來仍致厚餽吳曰使吾愛財則曩歲已取金矣幸無汗我客不能強命匠圖其象

以歸警謹香火為報吳壽終於家子大明官至將作丞二孫為  
監司郡守曾孫周輔作士人

### 觀音救溺

徐熙載之母程氏酷信釋書雖年過七十雞鳴而起炷香持  
不以寒暑易節而瞻奉觀音尤極誠敬紹熙四年熙載來城中  
就館彭大任家五月三日與二子謁歸僦石鎮航舡當長江淤  
漫望直而進三更後暴風雨作折木發屋波濤沸騰篙工無所  
施其技勢已危迫熙載念父子三人寄命一葉駭浪中脫有不  
虞何以供老母菽水之奉即呼率同載共聲齊持菩薩名良久  
遇一巨桑衆共挽之急於大絳繫於木下到晚觀之則在高沙  
圍中無所謂巨桑也午後抵家母出迎笑曰夜來夢一婦人抱  
汝歸來不妄始驗佛力救助云

### 朱陳二縣丞

朱耘深道樂平石潭人招邑士陳定國訓其二子才英斐英同  
學七八人以休假如出遊迨日暮一人先反倦卧齋塌如夢寐中  
見兩黃衣卒從外至一扼其喉一引其足聲不能出氣不能運  
正危殆之際定國與才英歸扼吭若驚曰兩縣丞至矣奈何奈  
何引足者應曰當捨此而亟避之耳才英見兩黃狗躍走如飛  
被祟者方醒二十年後定國仕為大庾丞才英攝上猶丞

### 解脫其言

吳周輔灌園之僕曰操全勤幹力悉夜風不怠慶元三年忽不  
疾而死而覓魄精爽不離故處人往聞者聽其磬欵之聲與平  
常不異念其存日忠謹不忍使巫卻逐館客徐聖俞舊傳西天  
三藏法師金惣持釋迦往生生貞言共一曰奄年尼摩賀羊那



曳莎賀其二曰唵逸啼律呢娑不訶其三曰唵侶呢律呢娑縛  
詞凡世人死而未解脫者或為語之或為書之無不護應因勸  
周輔板印貼與操全止息之所自此影嚮寂然

### 席天祐病目

樂平席天祐所衮精於醫嘗泛劉武忠軍中天祐採用兵之勢  
一寓於棋遂成絕藝淳熙六年冬醉卧僧牀賦一詩云霜侵古  
屋月侵窓撥盡寒灰夜未央仗劍起看吳楚分將星今見幾分  
光俄得目疾經歲後不復見物凡十年自省元無大惡何以至  
于此極一夕夢一禿翁為其徒乞命席曰我病廢待盡不捏死  
生之柄胡為出此言謝之使去翁曰若能寘念目肯可瘳翌早  
見漁人負擔過門問其何物皆蝦蟇螺蚌之屬也頓悟夢告悉  
買之使童縱於江中双目已有明意歎曰夢豈欺我為善愈力

才數月眸子瞭然天祐醫術不減其父慶元三年邑胥周向病  
風人皆以死証共邀視之祐曰左已瘕右已緩何許之可為幸  
猶早一月大藥向可及也遂探囊出三藥指其一曰服此一句  
口當能言指其二曰服此手且能運掉指其三曰服此而又一  
句足且能移步俟三者既効當別告汝恂妻奉所戒盡如其言  
復迎之求所謂常餌者笑曰吾技止此耳病勢既退但調和氣  
血以平之恂意其有靳扣請不已天祐曰果欲知常餌乎汝出  
入公門當用方便一味切忌鬻獄舞文貪頤財物此真神仙上  
方能常服之則疾永不作矣恂頓首受教旋執役如初一日相  
遇于市恂曰感君再生之恩恩無以報如道有使令願效犬馬  
天祐責之曰汝息吾語故態復作耶恂愧謝而退

### 梅溪子

樂平湖口人汪經少時夢所居後池中有龍將升空惧其為孽  
覓物捍之遂跨背截其首持之以歸驚而寤悻汗被体其父詢  
之具以告私切喜焉經自七歲知專志讀書性亦開敏意將未  
必成偉器未幾有一道人至踈眉秀目頎然而長衣冠褻博自  
稱曰梅溪子姓宇文氏梓潼人精于太一數且善圖夢父因以  
龍說語之顰蹙曰乘之吉也屠之火也但携首而歸立身于卜  
筮耳昔吾之師授吾術不許妄傳惟云東行逢三已則付之當  
登一世之龍門吾不得其旨今君之子殆符三已之讖乎父乎  
前之道人一見即摩其頂曰真吾弟子也出書一編與之他日  
藉此朝游公卿間不可謂之無所遇也坐頃之間一笑告去不  
復再來汪父雖甚嗟異然期厥子以學問榮家不令留意累年  
後經為俗故所撓浸廢學方閱其書了然貫通不假指教遂用  
此技成家所謂三已之兆不曉其故也

月老治痢方

汪經既以術顯與邑士徐聖俞厚善慶元乙卯重九日相遇于  
村店臨別曰後二年當復會于縣正正恐不能茲款尔徐怪而  
詰之汪云尊夫人星數到彼時必有臟腑之疾當逢異人而安  
及丁巳歲就館縣市士人家汪果來訪閱兩日得僕報母患痢  
母年七十六矣正憂惱間崇聖長老慧月聞之急抄一方來其  
方用罌粟殼七顆烏梅七個陳橘皮七片皆如常法而其草七  
寸炙其半生姜七片煨其半黑豆肆十九粒炒其半同于水大  
盪如小罐內文武火熟煮而飲徐即買藥奔歸家及已三鼓粒  
治藥一服痛止再服脫然

葉武仲母

葉武仲母死經年適樂平鍾德茂家啟九幽醮許外人附度葉  
買紙衣一通詣壇下醮主者程國器為祝而焚之俄夢其來曰  
感汝化衣但我衰老無力為強悍者奪去容色甚慘葉寤而悲  
泣復扣國器令別具狀判監醮之神及當境地主分明取還立  
俟報應其夕再夢云荷程法官理還衣著極濟所欲幸為我謝  
之程自此道價頗振

汪季英不義

大庾丞陳定國女嫁樂平人汪季英汪顧其資送不腆心殊弗  
慊已久誕女愈嫌之出游郡庠陳氏病遣僕屢趣其歸暨抵家  
樽斂矣踰月而後汪行葉圖為異蜂所螫痛不堪忍因卧病婢  
子察視証狀謂全與陳無異亦常見陳在側汪知為所祟發忿  
舉炬焚之特定國為應城主簿或言婦翁尚存焚之不為便汪  
悔悟然已無及竟以蜂毒死定國滿秩歸妻曹氏夢女來別曰  
不羨者即投之憲網我已別謀婚相去甚遠幸勿悲惱次日其  
鄰宋氏婦双生男女各一人

歷陽麗人

歷陽尚不疑乾道間茂父縣尉官所歸掃墓因留別鄰家出已  
偈夜乘馬行遇青衣小鬟持簡邀之仍為控馭頃刻到一宅金  
碧璀璨赫然華屋也俄有麗人延客分庭抗禮若平生歡坐定  
諦觀其容貌之美服飾之盛真神僊中人為之心動少焉張宴  
奏樂麗人捧觥致詞曰累劫同修冥教未合今夕獲奉泛容為  
壽眾即登榻繡衾甲帳目所未識遂講衽席之好拂旦求還麗  
人慘言曰郎何來之晚何去之速陋巷草舍固不容車馬願以  
十日為期尚曰大人性剛嚴計已顯望堅不許復駐一宵及拜

去揮涕送之曰來日當于修閣書謁至時未二鼓先遣僕妾施  
牀帳具酒肴俄擁一香車麗人下與芮接泛此每夕輒至高推  
古今詠朝風月雖文人才士所不造但戒芮曰我非凡流得侍  
中櫛皆夙昔福分致然或泄天機而必為大累子孫亦將不免  
凡歲餘父母訝其疴瘠扣之不言家人或有覩者母密告之云  
頗知汝有竒遇吾正慮飲膳自幻化中來未必真物食之當成  
疾試輟一噐示我芮不敢隱與之言麗人曰此無害即令持蒸  
羊一牒往毋嘗之非偽也父絕以為憂慎道人屈先生來自謂  
精于尺心法備白其故屈曰魑魅因兩何足驅除縱島洞列僊  
而誘人為淫泆之行吾亦能治之遂索線十丈而以針串小符  
于抄箴諸合中祝芮曰君其心妖惑死期將至如未忍間俟彼  
女去時綴紙帖于衣裾任其帶線而逝聊資一笑之適芮如所

戒明日屈先生使訪測野外有一巨鱗死焉尸橫百尺其符亦  
在鱗甲間芮如醉方醒徐聖俞婦弟自淮上至談其詳

### 螺治閉結

饒醫熊彥誠年五十五歲病前後便澀不通伍日復脹如鼓同  
輩環坐候視皆不能措力與西湖妙果僧慧月相善遣信邀至  
訣別月驚馳而往過釣橋逢一異客風姿瀟灑出塵揖之曰方  
外高士何子牙走趨如此月曰一善友久患閉結勢不可料急  
欲往問之客曰此易事耳待奉施一藥即脫靴入水探一大螺  
而出曰事濟矣持抵其家以益半匕和殼生搗碎置病者臍下  
一寸參分用寬帛緊擊之仍辦噐以瀆其通月未深以為然姑  
異謝之而前及見熊昏不知人妻子聚泣諸醫知無他策漫使  
試之曾未安席焉然暴下醫媿歎而散月歸訪異人無所見矣

熊後十六年乃終白石董守約以脚氣攻汪為苦或教之搥數  
螺傳兩股上便覺冷氣起下至足既而亦安

### 攬事游師姨

樂平大東關外一尼姑俗呼為攬事游師姨不詳其所以來日  
携一竹簏入市為鄰左右家買物自一兩錢至於十百扮餌針  
綫果料蔬菜其項目纖微無不一一記憶反而付之不少差元  
未嘗責報雖風雨寒暑不輟賦性和易人甚譽之無喜色詆之  
無愠色凡往來累年一旦偏詣諸家告別不疾而終瘞于歸山  
橋下明年一道人至輒放其穴視骸乃金鎖子骨也以杖挑之  
凌空而去見者皆悔恨其生存時不能識也橋因是得之

### 程山人女

樂平螺坑市織紗盧匠娶程山人女屋後有林麓薄晚出遊逢

一士人風流醜藉輒相戲狎隨至其室逼與同寢家人有覘見  
者就視之乃為長蛇繳繞數匝待吐舌于女脣吻中盧大驚捫  
几呼諭之女笑曰尔何言之謬此是好士大夫愛怜我故相擁  
持豈汝賤愚工匠之比奈何反謾以為妖類盧出外思其策里  
中江巫言能治即被髮跣足跳梁而前鳴鼓吹角以張其勢蛇  
睚睚自若江命煎油大鍋通夕作訣愈力女怨告曰無貽我恩  
人舉衾覆之蛇亦縮首衾下江度其無能為用繩串竹筒套其  
頸使侶伴緋衣高冠十輩分東西立襍擊銅鐵器五人拽女向  
東五人拽蛇何西如此者五方得解女身之纏縛遂與眾斫碎  
蛇投之油鍋內程氏救之無及洒淚移時欲與俱死于是使吞  
符以正其心神餌藥以滌其腸胃旬月始平

### 玉山陳和尚

信州玉山陳務林鄉下巖寺同行陳生年十三四時因出縣市  
還至中途小橋必懸先有道人坐其上雖風骨軒昂而身甚瘠  
垢陳雖客下無所知然一見心異之即加禮道人若素相識者  
笑謂曰汝行路多必曰三四十里矣曰如是當饑餒已儲一物  
相待探懷取油糍兩枚與之陳接食其一頗喜至其次粘二炙  
唇甚腥陳不以為嫌畧加洗滌一食之俄便用然便覺步履輕  
捷心神頓清自是遂能言未來事遠近有請無不敬信共買牒  
為削髮稱為陳和尚凡境內水旱疾疫命之禱輒應鄉人當三  
伏間雨期曰某日某時不差畧刻至有陳佛之稱乾道九年七  
月縣大旱士民投詞于丁邑宰乞招之祈雨丁迫于民情勉從  
之而終不信也齋場既辨請之曰師能知何日雨曰明日申時  
但須至誠齋潔方獲感應已而不然丁咄其惑衆將寘于理陳  
笑曰闔縣之人盡知齋戒仰望膏澤以蘇苗稼長官獨茹葷自  
若為民父母如此願歸咎於我哉丁曰何以知我葷饌曰今已  
食醢鴨卵尚餘其半飽僕亦不敢喫見在庖內罩子裏吾不妄  
言丁愾然自悔願容洗心懺謝重建三日道場不知可致雨否  
陳曰試者三日外如何及會散僧退暑氣正炎忽片雲起西北  
雷震一聲登時傾至周一晝夜方晴

王一妻

建康豐民王一以慶元三年四月往近郊種禾其妻持午飯餼  
之去田所不遠忽為大雷雨迫逐不可逃避飲食器用一時飄  
散少焉開霽王望見就視之妻自腰下陷於土窖中牢不可起  
急呼在田者并力鉏握而四傍浮土隨即擁合無計可施或教  
使用蘆蓆草縛一舍蔽其土又為旋風捲去妻面黑如漆扣之

不能言與之膳飲不能進但替替呼痛而已後一月樂平商人  
過彼正見之後不知所終卒志載地陷不孝子王一妻之愚茫  
可知云

### 五色雜卵

信州五通樓前王氏專售肉包燻肉調笔勝于它鋪乾道六年  
正旦日報晚雞忽誕青卵五枚如彈舉家驚異以五色線為袋  
盛貯置所事神像前益嚴香火之奉自此家業小康

### 胡婆現夢

樂平市民胡百一夢亡祖母在堂上如生時呼與言曰我面前  
有炎人在生積善在地府不受苦辛自有持香花接引送好處  
安歇者逐日根問並無分毫公案若積惡者到便打縛送獄與  
縣道不異那裏大段怕人你爺煞有說話如何了得我次第恰  
有去著只是要錢使可分明說向爺道語畢騰空而去百一之  
父仲仁以接攬輸納為生無善譽百一不敢談所愛時慶元三  
年十月十夜也後五月仲仁無疾而死

### 蔣山長老師

建康犀皮塘杜屠妻以淳熙五年懷孕數月於左脇下生一  
精一曰七日不痛杜生屠沽小輩亦不求醫凡十月而潰生  
一男皮肉即合腹孕即消兒晝夕啼叫不止蔣山長老夢其本  
師未云我已在犀皮塘杜殺猪家出世汝何不來看我長老次  
日率衆往乃聞脇生之異知非常兒也令抱出觀之一見便笑  
不復作啼聲長老云如果是吾師當受我拜不然便拜殺你遂  
展坐具對之稽首作禮而退兒笑睨而已後半歲其母與夫訣  
携此兒入山家乳養今二十歲復為僧形相全供布袋和尚不

暇問其法名也

胡廿四父子

樂平永豐鄉民胡廿四開旅店于大梅嶺乾道元年冬代陽某客子獨携包複來宿至夜買酒邀胡同飲詢問麻價胡以添酒報之客既醉出白金天已授之云明日煩主人分付糴麻打油歸鄉博售胡甚喜曰此甚易一朝可辨且飲酒起語其長子曾一曰好个經紀汝便殺一隻雞討好酒來更吃三兩盞我伴醉先退汝且陪伴他直候他爛醉了卻做計較客雖怪其數起又父子昵昵耳語無期度極用為疑慮有見謀之意然無田可甯免未幾客酣醉不能支持胡先於後圃傍樹根掘深窖續入房以巾縛客口倒曳真窖中生埋之築土平其上畧無知者自是來宿者多驚覺不安至七年春胡全家染疫里巫極救不効胡父子疾勢轉篤夜與鬼語巫覺其有冤對俟曹一小間請之曰汝父子必是曹做昧心事既到此如何諱涉但隨寔說向我當為汝作一道理消穰胡始備列曩愆且言惡事切不可做方未病前夢鄉人迎神過門此客哀哭出訴仍引土地為証神大怒命收下我父子魂魄候申奏施行今萬無可脫之理願法師勸世人以我為戒縱使人不知虛空豈無神通遂不復語才三日相繼亡

張時鴨洪勝鷄

婺源張村民張時所居臨溪育鴨數十頭日放溪中自棹小舟看守歲收卵四五千顆慶元三年春忽得變因之疾不可復出命其子代之數日間一鴨羽毛聲音旋改俄變為雄家衆以為不祥擊殺之剗其腹所儲卵猶有細者累累不絕張時亦亡



同村人洪勝是年春北雞誕十一雛內一黑色者稍大仍生三足旬日間能鳴自啄不隨羣隊外人來求者紛紛其家不與月餘碩大過母一日翔空而去

### 程法師

張村程吉法師行茅山正法治病岐邪附近民俗多詣壇扣請無不致効旁村新定人詹聰暴感疾招使極之隨即平復時已昏暮程欲歸聰父子力挽留待旦不泛而行一更盡到孫家嶺月色微明值黑物如鍾從林間直出正前圓轉有聲若與為數急誦咒步罡畧無所憚漸通身知為石精遂持那叱火毬咒結叩叱喝而云神將輒容罔兩敢當吾前速即扛退俄而見火毬自身出與黑塊相擊久之鏗然響後過而滅火毬繞身數匝亦不見時山下住人頂通舉家聞山上金鼓宣轟如千百人戰

聲與其子姪遙望唯見程兀立持誦寂無燈燭就呼之乃覺即拉之歸宿心志方定自是不敢夜行

### 王發猪

石黃坑吳漆匠養子王發家猪生十二子身皆虎斑文或三足或兩足或一足或無足畧无全體其家惡之縛而沉諸深渚而貨其母猶憂灾禍忽作浚亦無他

### 牛頭王

婺源畢村皆一姓所居有畢應者專意屠牛每與人夸說所殺至千頭矣死後須得做牛頭王漸老不能操刃而聞他處宰利畢往覓之喜見顏色盖其天性嗜殺致然一日歸自蘆嶺為羣牛所逐登木躲避牛爭鬪角抵觸木幾折哀呼乞救眾人急奔趨鞭退方得解厄到家即卧病一寒不可支命其子生火起

炎繼又發渴索酒子自提餅出沾傍無陪侍夜困已甚倒身火際誤伸左手寘焰中元不自知子送外來連聲撼叫始醒初不言痛至夜乃云有金甲神人來共我說曰欠一斤還一斤欠一兩還一兩殺物命成業障當初擬做牛頭王而今果報自身上自是不復語但時時拈磨上肉重空與人肉盡見骨又月餘方死

### 宋毅見亡父

婺源宋毅之父沒已數年一日往曹溪視田還抵芝安橋有親戚邀飲酒出時夜半行次梨木嶺忽覩父芝嶺下至與之說云項十在前面帶一鬼來同打汝可自看便宜急將所拄杖去做准備我卻尋討捧手項超共救汝隨汝而隱泊嶺後見兩鬼持橋宋心甚畏之遂輪拄杖彼此相擊未覺勝負聞父領項超到併力痛打良久奔去父與超送毅歸及門乃不見毅病六七日方愈

### 張士儼

延平張準左司前羅氏生二子曰士儼士儼繼室宗氏亦二子曰士儼士信更迭幹盡宗氏而有憎愛之心歲終鈎校必以儼儼推索毫毛淳熙三年冬儼補官宗愈不平會得其虧折數十緡事大怒殺之并及婦曹氏二人恚憤左司被召命挈家行儼一房獨留遂與曹詣岳祠禱訴後赴婺州比較務二年春招宴同僚會散坐書院中命僕熾炭累至五十斤猶不慚意家人疑其異常俄若有所覩發在大呼父姓名云士儼本心孝羨連聲弗已又泣拜其僕求救將自投于火妻子為駭墮持走出報同官畢集解釋弗省憑高則擬自墜逢器刃則擬自刎百計守護

窮日之力不敢暫捨同官扣其妻乃知禱詛二親之事使白于左司貽書發守蕭侍郎俾尋留去未達家數里聞左司病卒曹氏同一男一女相繼而亡個一切如常人服除調常州庫官到任而卒

探執中

建康城外二十里鄉豪民探執中貫業本不豐而善諧結府縣胥徒以為罵訟地里人望而畏之所居近處有田百畝皆已為已有唯甲氏一丘介其間頗為妨礙屢欲得之而未獲一日告家人曰我有計矣俟栽禾之際先命數僕掘開田塍盡挿經官理訴可也既成訟縣委官驗視吏納賂甲受其曲甲曰我亦不獲爭只頭天開眼經數日後探往瞻顧有德色俄烈日中黑雲四集震霆大作僕一切驚仆移時方甦探既死于田坎徧体焦灼急報其子來見所捏脞盡用物標誌皆探所執涼傘骨也或試扳捏極力不能動子即時運土增築以還甲氏然後仰空哭請乞賜父尸歸葬此徐允恭所說樂平梅浦胡氏侵兄田遭震亦以傘骨分界見於三乙

朱蠶三八

巖前嶺上民朱蠶三八者本姓名曰洪亨特專宰牛慶元四年春病頭痛死半月後僕張廿三自田間歸夢與鄰民吳廿一到洪季部門見鬼卒用麻絆縛未過渾身生毛成牛止留面目可認口鼻流涎據地汗流猶頑張吳相揖曰亨時緣生前造業今日果報當受屠割已有去募人買肉矣方交語次一長人從嶺頭來朱指示二人曰此便是分肉者雖當時不見其肉斫之狀然携肉去者紛紛一媪言是白石人亦買一斤許三嗅之擲

于案高聲叫云既是人肉又且臭穢如何喫得張遂驚寤李韶去吾今所居乃亨時舊木元有大桑木一株亨父四十翁存日殺牛千頭皆繫之木上久已枯倒矣

### 金客隔織

樂平人白承節淳熙初監蘄口鎮市客金生抱販米帛每出入鎮宅甚熟一日酬量既畢束縛物貨頓几上閑談布幷間事問荅頗又出酒炙飲食之所坐也靜僻白竊取其邵陽隔織兩匹歲篋中胡妹婿自外至適見之謂與為戲耳客酒罷徑肩所齎行次日點閭不見亦但疑宅人故相惱不深介意至暮乃以為請乞為詢究白怒曰我固早負正是本鎮官如何擅誣做賊我只有一子寶惜如命若果取汝匹帛須是與他裝死客翻異謝枚淚去還家數年後其子夭逝母石氏痛之極空篋中以為歛兩匹在焉胡妹婿來吊見而歎息未幾日亦卒

### 舒權貨妻

淳熙十二年孫紹遠稽仲自鄱陽守除提舉福建常平將歸吳中過建康已與諸司別而監權貨物舒泛羨以故舊留飲時當七夕宴亦同坐舒新買美妾甚嬖之妻頗嫌忌思所以去之未能也孫興席間極稱獎歌舞之善妻因言郎中幸顧眎此妾能滿飲一巨觥當輟以為贈舒錯愕失措而家居建陽念孫方為鄉部使者勢難沮卻既飲竟命妾再拜侍側席罷送赴津高臨去告之曰汝服事新主公所有衣衫冠珥之好屬明日續以往孫登舟夜向闌明旦風順舟師遽解纜挂帆舒僕至無所及遂追路抵丹陽妾見僕泣曰我到此家相待只如庖婢等豈堪久駐僕還白舒愴然即告假于總卿挈小舟而東到平江相值泊夷堅志

于孫舫之左孫適出一望故主來徑登其舟悲叙所以俄孫至怒其不待我而擅去遙加叱罵妾躍入水急拯之冠履皆脫衫袴沾濡孫令兩兵梓詣府通謁大守丘宗卿以為請丘慰解之曰妾無禮如此俟君退當痛撻之孫雖登車只潛伏咨次丘喚杖將箠妾顏情不怯撓曰乞給一幅紙便得供吐丘與之妾自能書云本臨安人父亦有小可名目為舒省幹以厚價買來尚未一月遣去孫郎中處忽見故主喜而出迎正欲跨過舡不覺為風吹開以致墜水念元無罪犯何肯輕投死地若以為過受杖不辭丘讀之壯其言辨但以付女僧家而呼其父擇壻嫁之此妾蹈死如歸視官刑如蚩笑固非籠中物也舒初時來假三日既留不及遭劾罷歸

明湖朱家怪

餘于富室朱唐鄉居于縣之明湖中堂窗外有大石高廣數尺許紹熙壬子春忽躍入室震響駭人時已暮夜無敢出視明日觀之窓櫺鑰元不動而度石之重固非人力所勝朱無計可柰自此妖怪百出始初若穿窗之盜用錐火地而至足跡長尺餘然未嘗戕竊一物久則白晝縱橫語笑于梁飛擲器皿童婢或見之狀頗類人但軀幹闊短試置膠漆于戶限以驗之所沾皆獸毛長幼逢值必遭箠擊往往怖泣憂驚唯朱能與之角或或不見其形而空中挺刃翔舞似有魑幻憑附朱嘗以二更出有毛臂芝浚掣其足賴手操馬箠之乃解經數日庖婢夢有告之者曰我家婆婆被馬鞭打損了怪暫屏跡歷四十二日復然朱祈逐備極悉不効聞玉隆宮道士魏真人者負道行精治邪孽走僕具馬幣邀至行法書章奏訴上帝拜伏三日夜方起怪

出沒自若唯不近魏之左右魏既寤無他言但云火星入命須  
周三歲可已鄉士姜圭玉習雷部法為置壇考究當午震雷起  
庭中屋外古木大數圍火光並發立成焦枯蛇虺蜈蚣無限皆  
死而異竟終不息訖滿千日渙然平寧朱氏數子業儒雖惟此  
撓卒無恙今益富厚云

### 熊氏石獸

餘千萬春鄉熊氏家有鎮宅石獸置于佛堂卓下多歷年所淳  
熙癸卯每昏夜之際内外人或見一大物出入迹之還至佛室  
而滅熊疑獸為怪度難輕與為敵移往里中資福院暫住以避  
害變態如初一行童膽勇多力持鉄槌謹伺于間處迨夜出尾  
擊之即碎于地明日報寺衆共觀之腹內有五色文及如肝肺  
胃腸之狀自此無所觀

### 城子塘水獸

萬春鄉農民朱七乾道辛卯早歲同妻往近村城子塘引水灌  
田塘之延袤可二十里溉田千頃中有泓澄之所極可愛名曰  
何婆龐視他處為最深而與朱田甚近秋日晚一物起其中如  
巨梁大橫出水上細視之鱗甲照日光耀而色如漆黑俄陰雲  
四合將起奮迅妻方懷妊驚怖急走還家呼老幼聚觀蓋龍也  
良久乃沒壬辰春朱氏一門病疫不遺噍類又二年物夭孺升  
空傍近不覺而數十里外人見之殆長數十百丈也

### 三衛墜馬

乾道四年正月一日侍衛馬軍帥李舜舉朝退侍立賜北使茶  
酒仍泛駕詣德壽宮既歸乘馬過八盤嶺因而失轡墜地傷腰  
明日閣門官以謁告狀進呈

孝宗顧而笑曰汝曹欲晚此耶三衙墜馬便與知閣官失像一  
狀蓋謂理不當尔也先是紹興末知閣門傳張掄赴殿殿起居  
由隔門東澀道街趨下霜滑失足墮地遂致一命  
成主朝覲彈奏臣僚失像若本司官則自奉朝覲  
高宗詔以階進高峻合換作級道于是前後殿諸階所一切更  
新

張三公作牛

徐休之僕程華典張三公田為錢二十五千約不立契異可省  
庸書人數百之直且謂華曰我與尔素厚斷不負汝雖無文約  
何害經三歲張自占為己業一切租入了無所償華往訪之未  
氏其居遙見一新冢詢之則張近死此其所葬也歎曰翁言不  
負我今死矣何所復望遂輟行歸夜夢張著皂衣白領巾扣門  
曰來共布田及覺水牛正生一犢毛黑頭白石長售于人恰得  
二十五千

葉道行法

葉道名法廣建寧人不飲酒茹葷專行三壇五部法驅邪治病  
常往來樂平慶元初何衝程氏留使住墳庵四年三月萬全鄉  
民朱廿一家疫病為行持七日不退殊以為歎益齋成禳除夢  
鳴山神來云朱某家時疾係吾奉上天勅所行固非妄生灾咎  
探懷出黃紙文書一幅示之曰此可以為証若救了他家必於  
君不利明日以告弟子鄭純 令寫狀奏天庭鄭以紙扎不精  
悞瀆有蒼不奉命而去葉年八十矣不勝憤怒對所奉之神發  
誓言朱某平時奉香火甚謹今其家十口用棘法廣安忍弃之

不救當盡力加持願上聖同賜臨護如朱氏全安法廣以身代  
死其并如齊實所不悔也不數日朱室平復如初法廣遂死

### 萬道士

何衝程巡檢招龍虎山副知宮道士萬景川掃洒韓村墳庵自  
淳熙至慶元二年九十九歲餘冬之夜夢對案設羊鷄肉各一  
盤欲舉箸間而思得酒飲蓋平日所貪者才起念一瓶已在  
甚用為喜未暇湏吻一清童在傍拱曰知宮食料其盡此不當  
喫怒而叱之童曰有如此不信但問誌公和尚景川云和尚何在  
曰只在後面試回首望一僧坐龕中以扣之曰誠如其說食料  
真个盡了語竟酒肉都失覺而惡之未幾抱病捨庵歸宮景川  
浮梁人也兄亦為道士過見之託以千錢寄其母仍云明年再  
到程庵方得展省及還宮疾益甚自知無生理命道童具紙筆

寫書別程氏字至右謹具呈筆頭忽脫落童拾取裝闌未了川  
已死一日其姪女年十二歲在家川魂憑之徧揖家人告其  
母曰某于某日死于本宮嘗託哥哥附千錢曾到否母曰既是  
死如何歸得答曰景川乃方外人與尋常死者不同欲往既到  
昨夜抵家時見母做土地福討椀分肉景川心下大不樂打破  
數椀又無紙錢可燒土地殊失望景川今便去如他日做影堂  
享祀願別設一分于門外母對之哭女蹶然而甦

### 關大翁

關大翁者居鄱陽以販鹽致富家貲鉅億夫婦皆好布施諸寺  
觀無不沾其惠而獨于安國寺出力尤多大雄佛殿之成長老  
道淳謂不可忘所自來命工塑兩像寘于龕堂仍戒直殿行童  
每供佛羅漢香燈時奉之如一及其沒也願亦著靈驗淳熙之



末江東第五副將趙氏以寓家寺中老乳媪挾其五歲兒入殿  
 瞻看兒癡不解事奮右手批鬮像且加唾罵媪亦不謹呵是夕  
 初冬未盡兒忽得驚風病右五指拳編不能舒伸叫不已若甚  
 痛楚不堪忍之狀父母呼撼之瞪不應醫至未敢遽投藥兒俄  
 出聲云告鬮翁鬮婆休打我方見之戲也元不知像之姓氏媪  
 始悟亟率直童啟扁造龕前焚香獻紙錢以謝過財歸室兒頓  
 蘇乃具道晝日之故家人次日製綵幡一合于彼龕見脫然平  
 貼自是守者于香火甚留意焉

毛家巷鬼

鄱陽城內昔多葦園曲徑常常苦于怪孽而城隍廟下毛家巷  
 尤為寂寥忽有女子貌絕美值夜輒至人或不疑其為異物也  
 小民陳五年少傭姿遂為兩惑每夜負擔過此必盤旋久之若  
 對他人語論譚洽乃去不魯與人言兒体幹日以廼所親試詢  
 之初亦諱焉但自覺怯弱不能支頗畏斯害連五夕不經苾必  
 日因到彼女隨後呼曰五哥汝多日不見莫是被人廝調戲乎  
 陳不應而行女意殊憤憤拋手中所携衣裳一複與之陳試回  
 視女出示两手皆生黑毛陳歸舍未幾而沒土人有毛家巷裏  
 毛手鬼之語由是雖當白晝苟寒陰慘晦莫敢獨行巷中為鳩  
 立一塔以資鎮護後又摧塌折去淳熙中染坊余四與吳廿二  
 者鋪肆相望而余之力薄道一子浚募染工浚作終夜始息常  
 見兩蓬頭小兒戲舞于巷南及逐去則至光塔基上而滅迹焉  
 古物之精伺之弗能致外各王承信買得屋兩間于其地僦者  
 言距有水處大遠于是鑿一井經數日方引缶下汲泉浙浙如  
 冰清瑩冷潔空坊里之人悉來輦取其汲愈多而泉出無窮迨

今為一方利毛手之說止矣

### 孫福異禽

紹興丁丑鄱陽有異禽棲于毛家巷人屋上其文則似鳧而喙長其色則多黑而間白其足方而高其目圓而赤尾似鷄而敷散莫知所從來凝然不動至于四五日見者無不唾怪擲之以瓦不能及注之以彈不能中至宵乃發箭射之禽畧無退意瞑目搖首引吭張喙若將有所搏擊然但翼欲奮而若不可舉足欲移而若有所繫郡人所聞入視咨嗟而已里中細民孫福一足跛而最好大言及是不勝其憤語于衆曰必殺之乃腰斧升梯經造屋脊梯既兀不穩而躄其上如與人格鬪百衆見賞之還未及簷頭作勢過當失脚下墜展轉于地妻子扶以歸禽大抖數聲瞥然而逝孫竟不起

### 觀音救目疾

淳熙五年饒信二州都巡檢羅生湏次于城下其一子曰森時墮洪流中畏為淫潦扇灾家王氏西邊書院暫挈其家寓處一婢曰大喜目障交蔽久益不見物一日王氏當夜夢一僧喚曰賀尔有緣苟不至此終身定成廢人我故携藥救汝即授以甌婢喜接而飲之僧曰可無慮也婢便覺目瞳瞭然初無所礙遂問僧曰大師是何處僧曰不須問我我住汝家久矣我聞汝聲音之苦誓心相救語罷失其所之天始明婢双眸炯然全復其舊衆驚訝爭來咨扣具以所夢言于人羅後以告王秀才備道於母夫人母曰是吾家觀音也吾家敬奉之有疑則卜決應如響羅呼妻詣佛堂齋戒拜謝至今猶存

星月之異

紹興壬申夏夜饒士王賁之失仲宣因出市過坑治司日忽見  
次產數尺有物如大星又如琉璃胡蘆若小若大累累不絕更  
相連絡其色淡青光稍昏緩飛入豐泰門上高而後抵隱隱墮  
于肖倉之皆不能窮其源有識者曰此應在千里外當兆其診  
之禍七月而贛兵不軌乾道丁亥八月十五夜天陰月昏郡人  
劉程二生適主威惠廟燈燭之役來就賁之同觀還去双牌羣  
小家方醮會一客留二客俟于橋上仰頭而視一輪如半月闊  
散而為細星百千萬顆霄漢間翠碧霞采光燦偏人不可形容  
留者采頤失聲不得一語頃之雲復環合晦昧如初

王氏四足蛇

王賁之家因役羣僕負薪過後園柴柵見積薪下一蛇已死四  
足宛然蛇足之說多矣或云燒地令極熱而寘活蛇其上則足  
自出皆攸繆之談人固未嘗試也賁之往視則蛇足翹然突出  
腹下大異之揮杖挑起細觀乃吞墓未化其腹方脹墓氣猶未  
絕故盡力以踏蛇腹異或得 outcomes 亦可傷已

社壇犬

乾道三年八月饒學釋奠諸生家在城內者多以當夜日四更  
往赴礼王賁之至朝天門早雙闔上扃闔卒言已請鑰赴于府  
中府中便當到小駐頃刻可也因留坐俄一白衣男子行相近  
王慮暗中不別識預咳救驚之欲使聞有人在彼白衣乃變作  
一犬轉社壇巷而不見將去以詢闔卒卒曰渠無夕不出每來  
偏人及遭逐則奔竄其怪久矣王嗟異而行

韓德高犬

朔漢人下班祇應韓德高來鄱陽養一黃壯犬高三尺餘目之  
為黃兒每食則置飼于前睡則使卧于床下主人之外歸犬迎  
門以手挽其頭且嗅其喙無穢氣則已稍或犯之則罰不與食  
斤坐起飲食與人無間一日忽失之至晚但聞床上如人作聲  
夫婦趨往視犬從床躍下似將言長鳴數聲拱双足抱頸而死

### 馬保義文談

饒州北工馬保義善治弓箭因出入軍中王稚叔堅寓居與之  
論兵相厚馬生未嘗讀書僅耳剽論句語以為談助嘗詣玉宅  
趨起間王遣出廳舍黃趨入馬望見即謝曰熟不知禮意謂託  
人情稔熟而失禮云又問曰近日曾做得好否對曰述而不  
作言不會用工也王云此後結果了欲回一兩張對曰做得中  
便便當納來何敢望回王笑而遣之去

### 書廿七

閩中士人王克已居華亭以教學為生淳熙初有宗室趙通判  
在烏戍約之為館客久未得往因閉步一岳廟遇一婦人緩行  
綽約明媚一女僕持小青蓋仍挈編詣列位再拜焚香畢事而  
出是日適無他人游玩王生隨以行可數十步婦人回顧曰先  
輩高姓王驚喜拱答曰克已姓王徐問娘子為誰氏笑而弗應  
伴視所持扇上有書廿七三字王疑非良家且人無姓書者未  
及詳語婦人取香合付之曰欲此物否曰幸甚既得之婦徑前  
進度一里所入小寺人跡稀雜遂失所在婦容顏色端重雖與  
客反酬報略無蕩心而王迷念頗切殊往來千方寸不置後數  
日趙方遣僕馬持書來迎牘皆批廿七日始大嗟異旋書館每  
捧愛香合常寘几間家婢送茶至生童處訝其物全似主母歛

時樞中者歸言之趙取驗視信然亟詣王和所從得初猶諱匿逮于再四方乃盡述曩日所覩問其服飾狀貌乃其亡妻小寺者敢塗處悲惋啜泣趣讓舉奠故殯之次棺側一小窠僅容指云

### 傅子淵虎夢

建昌傅夢泉字子淵陸象山子靜高弟也登科為衡州教授于終任夢與象山同張欽夫參坐講學忽有自外呼曰傅子淵汝見大虫也無傳不答其人又曰汝見一个大虫嚇教你死了一个女言之至于四傳以其語不根怒不自禁奮起欲搏之乃覺明日以告諸生有誦點者進曰此殆吉夢風從虎非先生將際會明主道其與乎女子者陰類凡四言其死陰沴其消亡乎傳曰以吾之意亦謂是也未幾有陶客弄虎者至于傳使呈戲于

學中俄虎病不能竟其技十日而斃又半月傳畫室苦痢疾四女相繼死悉如所云衡山士人周模特在石鼓書院中親觀之予前亦書其賞海棠一事矣

### 馬訓練

建康武官馬訓練離軍就居遇正旦日雞鳴而起先謁影位退坐堂上以須家人展慶忽一客突然自外來亦其輩流再拜致賀不識何人也馬命取酒為之壽客曰吾家新遷此巷相去不甚遠矣恰得此佳酒可以奉屈臨顧同享一卮可乎公之家釀留之以相候未晚也馬喜其開心見誠即隨之出門俄復一客至馬欲還其人不可挽手與俱莫知所適馬氏訝主人不見訪諸西鄰叟叟云絕早見與駱撥發崔諫同行徑由東街去矣馬子尋逐出東城值亂葬岡方怪非好處且聞駱與崔死已久即

抵駱寔傍則馬卧土堆上昏然沉醉酒氣逼人掖之以歸明日  
問之且云駱撥發邀我劇飲更不肯往不今能記其所兩鬼皆  
舊在軍門聯戰故不忘平生之分不忍置我死地也馬以歲首  
入鬼穴憂之不釋乃安然無他

杜默詣項王

和州士人杜默累舉不成名性英倘不羈因過烏江入謁項王  
廟時正被酒露醉才炷香拜訖徑升偶坐据神頸拊其首而慟  
大聲語曰大王有相虧者英雄如大王而不能得天下文章如  
杜默而進取不得官好虧我語畢又大慟淚如迸泉庙祝畏其  
必獲罪雖扶以下掖之而出猶回首嗟歎不能自釋祝秉燭檢  
視神像垂淚亦未已

申師孟銀

棗陽申師孟以善商販着幹聲于江湖間富室裴氏訪求得之  
相與驩甚付以本錢十萬緡聽其所為居三年獲息一倍往輸  
之主家又益三十萬緡凡數歲老裴死歸臨安弔哭仍還其資  
裴子以十分之三與之得銀二萬兩買舟西上其姊嫁衡州常  
寧宰文廷世將依之正汎洞庭風濤掀空舟揖摧敗值漁艇在  
傍乘載者僅脫死厄風小定募善泅者二人入水探索獲一銀  
篋重不可舉乃賫數笏出後取之驚怖而起言異物憑据其所  
若三數白牛目光射人不容輒近申意為欺我豈非待我去擬  
自掩之邪更二人以往所見如前于是諸人不以多寡能致之  
者中分之羣漁聞而爭赴不啻數百輩即之空空牛亦無見矣  
申歎曰吾命分如是夫復奚云但携見存者至衡留數年耗費  
略盡漂轉桂林老病交攻至于行乞蓋方行商時必有獲謹于

幽明之中者

### 橫州婆婆廟

橫州城外有叢祠目為婆婆廟不知何神也土人頗嚴奉之淳熙初鄰郡雷州太守舟過城下羣妓迎謁小憇廟中以瀆其至縱步廊廡間一妓輕浮者指一土偶謂同列曰尔可嫁他此妓復指一卒云尔卻嫁彼妓拍手嬉笑曰有何不可正恐無媒人耳樂營將在傍曰我為作媒衆大笑而出不兩月七妓相繼病瘳死營將亦然橫之花籍于是一空

### 臨女雷聲

淳熙辛丑春平江黃景祥來臨安赴特恩試寓於天井街與其子子由同處一樓上子由既預貢闈正奏名矣二月既望雷聲軋然起震動樓居景祥呼僕起使移置籠篋于隱處防備且

僕曰未雨先雷不須起也祥仰視簷外星斗明煥然雷怒不已祥語子由曰雷威氣饒可是如此豈非欲擊樓中之人乎吾自揣父子平生無他過惡天必洞鑿遂掩戶而坐天且晚下樓揖主人邸衆皆駭怖問曰樓頭昨夕而無事乎曰無之衆曰則雷聲為何環樓而不去也是夕復尔邸客多有徒避他舍凡五夜乃息未幾子由廷對為第一人始悟其魄兆先見者景祥得官調永州祁陽主簿

### 湘潭雷祖

慶元二年湖湘粒米翔貴郊郭間無不艱食湘潭境內有昌山周回四十里中多篠蕩環而居者千室尋常于竹取給焉或搗為紙或售其骨或作屨或造鞋其品不一而不留意耕稼先是乙卯歲連山之竹皆開花乾謝而結實如麥粒而長人以長篙

擊竹杵取治之如稻穀每一石得米五斗或四斗其炊法和以  
粳米十之一沃以湯其香全與粳同民賴以濟至販糶于縣市  
遠近百里皆執取之穀價為平有負米而歸者云昌山元有廟  
曰雷祖欲得米者先謁神敬則可不勞而厚獲徒加慢戲者正  
得亦不多父老言家藏建隆二年上世祖開分折田產其中云  
某處莊竹米八十石每分當四十石則知昔日故有之矣進士  
黃中具其事上臺府求賜雷祖廟額不報

### 易官人及第

淳熙五年道州得解免舉士人偕赴省試同寓臨安一邸試罷  
以路遠不可即歸悉留舊舍以待得失逆旅主人夜夢報榜人  
至云此店有易官人及第明日以告羣士長沙及第郡故多易  
姓者而是時獨無春陵象大初歷數諸人用易經應詔者惟臣

一人

私切自喜果登科象字冲遠仕歷衡山宰今通判循州

善為詞有聲于湘桂間此姓他處未之見豈象帝後乎

### 詹氏雷硯

鄱陽詹氏食肆淳熙末年遭雷火取秤之異壬志書之矣是時  
已再經此惱茲又得第三事自折秤之後二日震響復集其家  
詹媪見一神著朱衣騎鯉魚進自窓隙厲聲呼詹婆數四媪震  
恐縮顫不能立僅應之曰在此神人云我向來遺下雷硯一  
隻可將還我媪畧不曉所戒漫曰好仍再三丁寧言候尋得千  
萬見還不要忘却媪聽之甚審其語音只如平常而家人十輩  
皆莫之聞于是復跨鯉泛元出處媪未敢宣言明旦詹叟啟門  
見戶限內有紫石一小塊光瑩可愛拈以示媪媪方與說昨夕  
事而秘索硯一節曰然則非世間物當謹藏之不宜褻視密懷



石並買紙錢之屬欲往訪有雷部神像處茫不知其方或導之  
至永寧寺戒壇院正觀厥像有朱衣誇鯉魚者儼然是馬遂置  
石于案拜而焚楮香烟未收石失所在乃知所謂硯者此也鯉  
為龍類疑其乘蓋龍云神明去人不遠其信矣哉

### 岳州湖泊

岳州西南枕洞庭巨浸而並城十里間別派湖泊甚衆宗室子  
某撲買太半而擅其利魚鮮之入不貲慶元二年冬一子因臨  
督之次墜水中死與趙善者勸之曰君家俸入不薄且自有田  
疇而歲歲暴殄天物與漁人爭利茲豈非神祇示警欲君止其  
業乎趙雖悲痛苦切然殊不悛改三年冬正施網罟忽得一尸  
尚未全腐敗眉目可識乃認為亡子于是撫膺大慟收拾歛葬  
遂繼罷其役不欲傳名字云

### 堯源凶盜

紹興五年五月東萊郎靖州東路巡檢宋正國任滿顧堯源環  
舡戶客舟東歸次漢陽白湖一家十二口皆為所害慘毒冤痛  
之狀聞者傷惋弗平往來者多知莫敢言

主上登極覃赦下事未舉覺而迹已彰露昂人以為罪應除放  
不復經意與俞子清少卿激未為府倅才到即云盜所居在

吾境柰何容其漏網不問客諭巡邏官屬峻行緝逐居亡何得  
號和宋文彥彭世亮三輩囚于司理院禁訊經年賊正明白惟  
渠魁程亮不就捕雖執其妻子及元有心激法造意者曰龔政  
拜和分才蔽匿者周彥程張彥清號誠而亮竟不出俞卿先具  
奏未報范子由持刑杖獄使者節以慶元元年七月交印舟過  
白湖躬加物色尤為憤恨亟捐錢五百千堆塚臺門上誘募告

告理院吏鞠亮妻子頗知所在陰慮勘正之後賞金未必入手  
或商人脫去翻為怨仇不肯誦說及是始親倘往澧州管下李  
子山搜探窟穴亮果成擒事未報前一夕范公夢人來告曰已  
捉到程亮正身了不覺喜躍奮手觸倒護首屏風家人未睡方  
燭治女工驚栗未定堂門俄自開闔作聲范起叱之曰如是鬼  
神盍更為之矣又如故盡室憂有奇疫急就寢是日獄吏目見  
紅裳女子立于羣盜之側乃朱女正急嫁而受禍者明旦范夙  
興坐堂上一老兵喘汗而至白云得賊正如夢觀又明日縛亮  
到明日不待荷掠自立吐伏即盡給五百千與獄吏蓋以銀綵  
之費復百千使知激勸且原其不告之罪感歎情狀貫通幽明  
僚宋仍持常說謂恐省部致疑貴言赦前事范引  
太祖受禪後周顛德中百姓范羨超殺一家十二口事發有司

以為前朝所犯既多歷歲年時旨弗有其數正同因舉揚俞卿  
政續紹亮以下四凶皆從大戮餘亦筭第科斷俞先減年勞績  
擢湖南提刑文華閣初建范首寓直旋召入為太常少卿時二  
年九月也

趙喜奴

旅醫盧生以術行售慶元二年抵邵武泰寧境七地名白塔村  
時已黃昏不逢舍館許瞻之次值小茅屋亟就之雖畧有燈火  
而無人出應盧呼問此為誰家一麗女方出曰我乃趙喜奴也  
即求寄宿答曰此不是道店又無男子尋常不曾著人歇今既  
不可前進須相容盧欣然而留且悅其色態頓生慕相既灌  
足僭僕往西房下塌妾念之深三更不交睫忽有擊門者驚問  
之則云喜奴至振衣延接女曰恰來一見便知所懷緣傍人注

目不敢輒邀喚今已夜半能過我啜茶乎盧大喜滿望使僕守  
舍隨入坐于堂女言我自上床後更睡不着願共一席之歡少  
償夙契真非偶然盧遜謝不已芝容頗久別有了鬢芝浚出笑  
云何用閑談將虛度可憐宵誠為可惜喜奴起曰合備酒釵為  
禮值夜不能姑相與綢繆徐當下畫語訖携手同歸極風流嫺  
雅之適洽因迨曉僕開眼不見主人出尋之回視已所寢正在  
五通小廟側草露之上盧昏坐廟裏如醅酏狀僕探菓筍餌以  
蘇合香圓始覺醒乃登途

蕭氏九姐

弋陽稅戶易生以門族有仕者故冒稱水務好觀星象慶元四  
年六月因事到饒城詣卜士徐謙谷論曆法謙固精于此技謂  
之曰自既望以來日月皆失度易扣其說曰大暑之後未至立  
秋日長五十七刻有餘夜才四十三刻今乃短于秋分此兩曜  
皆行遲以是短促易曰容吾暮夜細審明當再至及旦復表云  
日出郊乙間漸向南道其失度分明遂辭歸邑遇夜遠適百步  
外露立郊墟仰觀不怠約半月許忽值一美女披碧綠之衣前  
稱萬福易逡巡疑怖莫知所為女自言為蕭氏九姐素亦有此  
好望乞指迷易謝以不能且三更始楫而退由是連旬日必至  
見易矯首霄漢拊掌大笑易曰何為見西女曰汝比到鄱陽見  
誰易不肯言窮詰再三皆然女曰汝與徐謙山人遊何為昧我  
易曰尔何安芝知之曰特以意揣之耳易曰然則娘子于斯道  
不淺矣女引妲已能指九州灾異以對仍言不欲說盡恐泄與  
徐謙其人得知定寫呈洪内翰編入夷聖之書非吾志也易曰  
言及于此娘子豈非精靈邪女却頤失笑化成綠毛龜躍入前

池水而沒

趙珪責妻

鄱醫趙珪者人稱為趙三郎中本工官彥成之隸粗浚緒餘浚居城中雖投不高亦頗有自足慶元元年四月病死二年正月妻成氏謀改適人夢其夫責使候釋服乃可至三年春遂納坑冶司魏客將又明年六月復夢之云我存日有財產及居屋兩間儘可贖給而必欲歸他人既以如此何得下交胥吏我平時交游士大夫間視此輩如僕奴汝今自鄙薄以相玷辱且使既取汝為正室却又竊姦我婢情理不可容我下訴於陰君用四千九百為期定戕其命成氏驚覺不敢與魏言但密告鄰媪所善者魏果以一月浚染疾七月後身亡其居室內常聞趙魏二鬼中夜相擊遂成氏惧呼婢燭火照索寂無音響至今尚然

費氏父子

蘄州民費翁家業頗裕生二子長曰小二季曰小三長者事親極孝逐日辛苦經營纖微收拾悉以供父母之養季殊不然方七歲見父如仇未嘗見面話語至慶元元年十有九歲矣其年三月盜錢用數十千賭博仍詣市墟買刀宣言起悖逆之意或報其父遂避於接子山寺中相去五里有趙氏菴老僧宗顯住彼坐禪先不知其志忽遣侍史邀相見逆子蹤跡踵至使闌入別室然後謂翁曰是皆宿世因緣非解釋不可汝前生是亳州鍾五魯救接貧人韓二及其亡也浚賑贖其妻於今汝長房是也故孜孜耳肯以報舊恩季於前生為小利行童姦犯汝妻既執赴獄治罪又厲吏以墮殺之故亦懷恨不置當為汝解之翁拜謝宗顯旋呼季諭使來座下即驩然作禮頌竟子弟之列

顯命費翁還家傾售所蓄得錢四百千顯為辨餘直置祠部謀  
至九月度季為僧立名法淨才踰月顯坐化去

### 高氏影堂

鄱陽柴步龍安寺元有高氏婦影堂不記何時所立寺翰撥童  
行分賤香火紹興三年當安淨者主之慕悅畫像因起淫泆之  
想每夕禱之曰娘子有靈不惜垂顧如是累旬一日黃昏後遇  
婦人身披素衣立于佛殿角顧之曰亦識我者乎安淨曰不識  
也敢問為誰婦曰無用見詰我今宵錯到此尚無投跡之地淨  
曰茲不難辨正恐不如意耳婦曰但得粗容一身又何所擇淨  
即邀入其室請暫寓止婦曰既占汝床汝卻宿何處曰不敢言  
是時房內無燈遂相與同寢聞五更鐘聲遽起約今晚再會往  
反半月淨頗疑其所泛來且未嘗分明觀厥狀一夕至差晚適  
明燈在傍婦問何故有燈曰方書寫看經文疏了婦便去之淨  
始將熟視全與高氏像同燈既滅乃扣鄉里姓氏不肯答淨曰  
豈非高孺人乎婦曰何必苦苦相問我平生本端潔之人緣汝  
祈祝不已故尔犯戒今既相認得誼難復來料因緣只止如此  
耳亦情分太淺薄矣隨語不見自是遂絕

### 焦氏見胡一姊

饒民妻焦氏慶元三年正月在本家中庭值婦人遮道而立驚  
叱之婦進揖焦曰汝是何者夜入我門不答而退逐之入柴房  
乃絕跡自是數數見之經月餘焦固問根源曰汝如不肯說出  
便請天心法師驅囚赴岳下治罪矣始輦感言故為張大夫妻  
只在鄰屋居住為彼凌逼不容存活遂自縊死于此室中至今  
未得托化所以累次現形覲望娘子慈悲與少善緣使之脫去

焦曰然則要知姓氏方可致力乃云胡一姊也焦曰候致中元節永寧寺塔院建水陸大齋當為設位薦拔切不可再出頭露面怖嚇老弱即領首而沒及期焦償前約至十八夜夢婦人歛袂而前再拜曰妾蒙大恩已獲超身特來辭謝從此寂然

郭二還魂

慶元一年九月池州人郭二在中庭因坐假寢夢到曠野中兩人引行深入荒草漸低大官局金鋪朱戶赫然高明王殿階下拱立一王者戴燕尾冠盛服正坐命押過別所即芝元路出到一處見貧悴者白布衫小葷可萬人爭前索命郭云我平生與你不相識且非屠兒何由負命如此之衆旁有牛頭王曰汝知之乎此皆蛤蜊化身也緣平昔好喫他今在陰府筭候郭無以答牛王領決油鍋側鍋徑闕丈餘前油滾沸牛王舉杓撻撥仍

擊鍋唇其声如磬郭隨念阿彌陀佛一千聲白衫者悉化黃雀飛去牛王問郭亦認得我乎對以不識曰我本是汝家猫兒在生之時見汝逐日敲磬稱誦佛名所以擊鍋者將啟發汝素志今既此厄甚善甚善遂還至先殿下王與相對揖招之升階辭不敢再招始上命坐啜茶王曰汝應不復記我我只是西門王卜六郎冥司錄我忠孝正直理平無諂曲不好他人財物不尊富人忽平人不害生物前三年生後得作初江王一紀汝茲者之來專一蛤蜊故由一念之善可得反生喚二童子導出中塗見小屋宇欲暫窺看童不從守門兩人曰放入不妨遂入其中鉄柵緋係者數百計各叫痛苦暨出外見門外鉄枷一具無穿孔一小榜貼云候來石胡丞務到自行磨開郭步至缺墻邊童子推過之遂覺就飲七月矣因大省悟真妻室作道人雲

遊他日屆采石詢胡生者正發背疽洩旬而癒

### 香屯女子

德興香屯女子陳百四百五同時双生二親并亡兄弟同居未娶紹興四年六月弟納涼門首值女子不告而入追之答言恰与丈夫忿争索要分離故竄身到此弟尋常意著聲色見之甚善即拉令就宿女亦喜是宿共寢而兄不知五更後告去曰吾夫一夜必相尋覓當往探其所為明晚卻再至弟丁寧使勿背約如期果來復託故晚去綢繆一月尪悴之極迨於伏枕兄以為感疾招張法師治療張蓋能醫又工于法籙視其脉曰渠本非有病祟惑在心馴以致此在今夜過手法院當與符水服之君卻執一符在手而宿弟榻待異物至痛批其頰精魅之形狀徑可立驗陳盡如所戒甫二鼓一女著黃色衫繫黃裙直造室內脫解於椅上裸而前近枕畔欲臥兄引手擱之叫呼而出聲如嬰孩即時不見視椅上衣皆虎皮耳

### 熊邦俊病狀

郡醫熊邦俊年三十八歲時以淳熙十六年五月三日得熱疾其父彥誠老矣招一同事視之切脉微細投以桂附之藥疾勢頓增發狂煩躁至於十手爪皆剝脫別易一醫以為熱毒纏貫心絡用凉劑蕩滌方以稍甦才半日許因啜粥熱復作索紙筆作詩數篇亦諧合音韻可讀俄擲筆面壁若覩異境覺有甲馬兵卒無數戰栗不自持云曾見捉往舟中行打欲走歸閃避又不得動父倩兩健夫按住其身甫小定俄唱誦經咒歌詠樂章凡詞篇歌咏俱非夙所解曉始驗祟憑附延龍法師攝治授以法印使執置掌中而縛其手已乃豁然貳半月乃愈